『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3

陈登原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3

中国文化史 下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登原全集：全16册/陈登原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540-0436-4

Ⅰ. ①陈… Ⅱ. ①陈… Ⅲ. ①陈登原(1900～1975)—全集 Ⅳ.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576号

陈登原全集

陈登原 著 本书整理小组 校点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翁宇翔 关俊红 徐晓玲
马樱滨 杨少锋

责任校对 余 宏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20.5

字 数 8 2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436-4

定 价 19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国文化史 下

后　序

方登原之意图草创《中国文化史》也，实以某氏之书，于心未惬，妄思一奋庾公子斯之勇云。

民国二十年之冬，朱兆萃君，以夫己氏之介，寓书勉以作此。当时计年尽一卷，卷十万言，盖格于世界书局之例云。即以此故，取舍之际，颇费周章。徐剑缘者，友朋中得读初稿者也，尝语予曰："正史为中国已有之史料，而君文所称引綦少，我窃以为惑。"实则岂特正史而已？《通典》《通考》诸书，固亦以格于成例，不及引列。即私心以为当重视之者（如《闽杂记》述正音书院），亦往往为章句所拘，每有节文。此实事之无可奈何，而私心深引为憾者。他日草《国史旧闻》时，当弥补之也。

而所憾者，盖不止此。忆此书之初属笔，予正挈眷，僦居南京。自问见闻，得与李小缘、缪凤林诸先生，时相往还，殊不落寞。至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近世卷已将半矣，忽逢事变，旅居苏州。荐福雷轰，似子厚之窜柳；金尽季子，效容甫之佣书。诟厉日闻，嘲弄斯作。痛心嗟来之食，屏营驱侩之间。斯则今日念及，犹为戚戚者乎！至于夫己氏者，相交不可谓不久，然而来苏之后，颇以落拓见菲。庞然自大，辽东之白豕也；德色吝然，《水浒》之王伦也。日积月渐，隔膜加甚。遂至谤生肘腋，频来乞火之疑；誉随时空，屡招汪中之骂。予当时有诗云："风送燕雀陶园里，雨打青蛙大井中。"盖纪实矣。

二十五年之二月，夫己氏之计已售：要君之似道既留，直笔之叶李斯黜。

衣冠憔悴，去秦而归；归对旧庐，怆然无涕。弟叔陶慰之曰：成学问者，不汲汲于近功；作久贾者，不皇皇于小利。家故有薄田二顷，书数万卷，饘粥可以无忧，披阅可以颐志。胡为戚戚，而与治村书者，校一日之短长乎？余闻其言，而意由是释然焉。

乃发愤展家中旧庋，尽出南京所钞书，而斯书于以毕成。时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上离兆萃君属意之时，前后盖已四年矣。

嗟夫！诗存《风怀》，竹垞之暮年有恨；词杂绮语，鲁直之身后可儆。丑妇所以完家，悍妇所以助学。念奇龄獭祭之嘲，西河卒以不朽；忆冯衍坎壈之苦，敬通终能策名。用知夫妇道苦，生人道甘，而翻书赌酒，前人盖尽欺予也。往越缦老人，暮年孤苦，寄食京华，夜半梦少年之事，起床作旁皇之走（见《越缦堂日记》）。情生于文，由来久矣。至于萧后迷楼之对，小怜玉体之陈，前史所载，未可厚诬。然则国亡家破，亦且置之度外；矧此东窜西夺，饾饤钞袭之作哉？

情天小劫，回头已昨；失行荡志，啼笑皆非。第吾书亦颇具本末，则尝悻然而言曰："以视夫己氏之情游枇杷之巷，身染不治之毒，囿于兔园册子，而暗于大理者，为己为人之学，其区分类别，尚有以可以自慰者存乎？"爰志其喟于后，时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己巳也。

目　录

第三编　近古卷 …… 1

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说 …… 1

84. 本系文化之延长 …… 1

85. 近古文化之特征 …… 5

第二章　近古文化史中之阴霾 …… 9

86. 妇女地位之降落 …… 9

87. 臣子地位之低落 …… 14

88. 平民地位之低落 …… 18

89. 民族地位之降低 …… 22

第三章　抗衡黑暗之文治 …… 26

90. 印刷术 …… 26

91. 杯酒释兵权 …… 31

第四章　宁静与挣扎 …… 35

92. 书院制度 …… 35

93. 官学与选举 …… 39

94. 道　学 …… 43

95. 神宗熙宁前之时世 …… 47

96. 熙宁更法 …… 51

97. 自元祐至崇宁 …… 57

第五章　新外族之陶冶 …… 60
98. 西夏与辽之开发 …… 60
99. 宋金文物关系 …… 64
第六章　旧民族文明述 …… 68
100. 宋代诗文 …… 68
101. 经学语录及小说 …… 73
102. 宋词概说 …… 77
103. 北宋人学艺 …… 82
104. 宋艺术 …… 86
第七章　南宋文明史 …… 91
105. 南方开明与湖山沉醉 …… 91
106. 文学方向之转变 …… 95
107. 理学方向之转变 …… 99
108. 南宋文明之病征 …… 104
第八章　异族入主与新文明 …… 109
109. 元人之承袭与掀动 …… 109
110. 元人海运 …… 113
111. 北部文物之维护 …… 117
112. 元人学艺 …… 121
第九章　明朝成立以后 …… 125
113. 专断政治之更进一层 …… 125
114. 民生困苦之更进一层 …… 129
115. 理学之波折与萎沉 …… 133
116. 奴婢与妇女之沉沦 …… 137
第十章　明人文物 …… 140
117. 书院制度之延长 …… 140

118. 诗文社之勃兴…… 144
119. 明代诗文…… 148
120. 八股文与杂体文学…… 152
121. 公私之收藏…… 156
122. 明代技艺论丛…… 160

第四编 近世卷 …… 165

第一章 近世文化概说 …… 165

123. 本系文化之延长…… 165
124. 近世文化之特色…… 169

第二章 西教与西学之萌芽 …… 173

125. 初期来华之基督教…… 173
126. 初期基督教徒之风度…… 177
127. 西教士之学术的表演…… 181
128. 国人之迎拒…… 187

第三章 屠杀与玩弄 …… 192

129. 满汉歧异…… 192
130. 文字狱之惨暗…… 196
131. 考试与特举…… 200
132. 四库全书…… 204

第四章 清学术之转换方面 …… 211

133. 藏书与校勘…… 211
134. 清学述概(上)…… 215
135. 清学述概(下)…… 219
136. 清代文艺杂事…… 224

第五章 清政局之转换方面 …… 228

137. 吏治之刷新与腐败…… 228

138. 国力之消长及边疆经营之欠缺…… 232
139. 满汉同化问题…… 236
第六章 由海洋来之波浪 …… 240
140. 由禁海至开海…… 240
141. 西洋技艺之认识…… 244
142. 民族创痛之开始…… 248
143. 对外态度之转变…… 252
144. 坚甲利兵政策之来因去果…… 256
第七章 国家财计之变革 …… 261
145. 赋税制度之因革…… 261
146. 社会经济之病态…… 264
147. 农商业之凋敝…… 268
第八章 追求西洋文明之徬徨 …… 272
148. 机械之仿造与采用…… 272
149. 西洋政术之探讨…… 276
150. 国人视听之更易…… 279
第九章 中国之演变 …… 283
151. 新政治之建设…… 283
152. 新经济之建设…… 287
153. 新妇女之建设…… 291
第十章 中国之文艺复兴 …… 294
154. 新文学运动…… 294
155. 新文字与新语言…… 298
156. 新教育之演进…… 302
157. 科学运动与国故整理…… 306
158. 最近中国之进步…… 3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三编　近古卷

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说

84. 本系文化之延长

言中古文化时，曾指以为上古文化之延长。延长云云，于近古文化史，亦可征信云。所谓近古者，盖指宋以讫明季（非明之亡）。然其间，固雅有中世之流风遗沫云。列举于下。

以政治言之。中古史中，固有君主专断之倾向，而近古效而尤之。然亦有菲限君主之论调，而近古亦仍而存之。以前者言，则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〇云："丞相，秦官也，自汉末改为大司徒，历代不能正。国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神宗新官制，以三省置侍中，中书、尚书二令，虚而不除。以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两相。然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复之，尚书承而行之，则是首相不复与朝廷议事矣。"以后者言，相之名位虽低，而仍中古之遗，相权盖仍隆。顾氏《日知录》，引汉唐封驳之制，谓尔时大臣，可以封还诏书，以为"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

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日知录》九“封驳”条)。考诸《宋史》，太祖欲官符彦卿，而赵普怀“宣”不行(《宋史·石守信传》)。哲宗时王岩叟以天子任命，“不由门下省出，岩叟请对，言之益切”(《宋史》三四二《王传》)。——则君权之稍有限制，殆亦中古之遗。

上皆由事实方面立论，其在言论上亦然。以君权之渐大言之，中古史中，王导不肯与元帝并坐，以为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晋书》六五《王导传》)。考《唐书》八八《刘文静传》，亦有此语。其在近古史中之宋，则王曾《笔录》云：“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座，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欤。国初，范质、王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旧相，且惮上英俊，具札子面取进止，退各疏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识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帝从之，自此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勿暇于坐论矣。”(页七至八，学津讨原本)——此与王导、刘文静之说，同为小儒拘拘者矣。以君权之尚小言之，中古史人君呼人臣，时或用“君”用“公”(《汉书·周亚夫传》、《唐书》八八《裴寂传》)。而宋祖与慕容延钊，固犹相“尔汝”(《宋史》二五一《钊传》)。中古史中，段灼告武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晋书》四八《灼传》)。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六亦不忘情于“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史事虽纷赜，然有联系如斯。

以经济社会言之，近古史上之大事，有地主之纵恣，及女权之低落。关于后者，近古之宋儒，好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子文集》二六《与陈师中书》)。而隋高帝时，已“以风俗凌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九品妻毋得再醮”(《隋书》七五《刘炫传》)！是先乎宋儒而早有轻女者。关于前者，吾书曾引陆贽言，及王酒胡事(王酒胡见《玉泉子》页三三，稗海本，俱见中古83节)，考洪容斋《三笔》卷一六“多赦长恶”条云：“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己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是后乎唐世，而益有恃富欺贫、以招急免之反噬者。

《明史》一六五《丁瑄传》载，正统间，漳、泉以农民不肯向田主馈粟，而至有邓茂七之乱，固亦此类。——此属于经济方面。

又如社会习俗，宋俞成《萤雪丛说》(《说郛》六九引)云："据胡床，畜蕃狗，舞柘枝，动蛮乐，皆士大夫之所不可为。而为之者，无乃循习已久，而恬不知怪乎?"俞氏叹此，为以用夏变夷。考胡床之用，汉末三国，盖已有之(语详《十七史商榷》二四"箕踞"条)。而番乐之用亦非近古始然，语在《中古文化史》41节所引王建《凉州行》。

至如以思想言之，近古史中，非曰宋儒之学耶，然亦两晋清谈之余耳。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清谈"云："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骋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顾宁人云：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岂以人之性不甚相远，故其迹相类耶?

即如宋儒语录，盖亦中世之遗。《养新录》又言："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心印。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俚鄙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之语录，始于唐，儒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语录行而儒学有鄙倍之言矣，语录行而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意同。

以文艺言之，近古之受于中古之沾溉者，亦不少焉。近人艳称宋词，而莫是龙《笔麈》(页一，奇晋斋丛书本)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此隋炀帝《野望》诗也，何异唐人五言绝句体？而秦少游，改作小词。"近人盛治元剧，而揆之于古，《史记·滑稽传》，已有优孟衣冠。能为孙叔之形，以感楚王。《西京杂记》卷三又载黄公治虎之戏。至唐则有《兰陵王》《踏摇娘》诸作，见于《旧唐书·音乐志》。又有《参军戏》，赵璘《因话录》卷一云："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妆。"范摅《云溪友议》卷九云："优伶周季南，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降至于元，则陶宗仪言"副

净，古谓之参军"矣(《辍耕录》二五)。胡少室云："世所盛行宋元词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实陈、隋始之，盖齐、梁月露之体，矜华角丽，固已兆端。至陈、隋二主，并富才情，俱湎声色，所为长短歌行，率宋人词中语也。炀之《春江》《玉树》诸篇，尤近。至《望江南》诸阕，唐、宋、元人，沿袭至今，词曲滥觞，实始此际。"又云："优伶戏文，自优孟抵掌孙叔，实始滥觞。汉宦者传，脂粉侍中，亦后世装旦之渐也。魏陈思傅粉墨，椎髻胡舞，诵俳优小说，虽假以逞其豪俊爽迈之气，然当时优家者流，妆束固可概见。而后世所为副净等色，有自来矣。"(同见《少室山房笔丛》四一卷)——可知戏词之受沾溉者，亦岂特参军隋词一二节而已哉。

参军之名既起于唐，而宋时仍之。岳珂《桯史》云："秦桧赐第望仙桥，赐银绢万匹两。有诏，就第赐宴。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之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参军'方拱揖谢，忽堕其幞头，见髻后有二大巾镮为饰。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圣镮。'伶遽取仆击'参军'之首曰：'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桯史》卷七)此其征焉。

即以科学论之，亦可证前此之所有，近古仍受其余。中古史中，称祖冲之千里船(中古史 67 节)，然《宋史·岳飞传》《虞允文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九、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仍记其事。说详拙作《祖冲之传》。后《人文》五卷七期又称记里鼓车(中古史 60 节)，然《宋史》二九八《燕肃传》，仍称"尝造指南、记里鼓二车，及欹器以献"。则制于中古者，未绝迹焉。近古史中，印刷为大事矣，印刷分拓墨、雕版二事，考石经之起，远推自汉。《困学纪闻》卷八谓："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出范《书·邕传》)，魏正始则邯郸淳(出《魏书·江式传》)，晋裴頠(出《晋书·頠传》)，唐开成中唐元度(出《旧唐·文宗纪》)，后蜀孙逢吉等(出范成大《石经始末记》)，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出《宋史·艺文志》)，中兴高庙御书(出《玉海》四三)。"则拓墨之法，中古已有，而雕版亦未尝不如斯焉。

案和凝雕板，已见《五代史记》五六。王修《版本述》云："镂板刻书，意

在流传，然经书史籍，初无版行。而历日字书，通俗浅陋之书，需之者众，故先有雕板。佛经以诵讽供养者众，故亦先有雕板。日本宝龟元年，有《陀罗尼经》之刻，在代宗大历五年，可旁证也。大历四年，元、白刊刻诗文，固无实证。以时考之，未为背谬。唐时雕印之书，咸通以前，已称极盛。敦煌千佛洞有咸通九年王圻所刻《金刚经》，今存英伦博物院。每半叶六行，行二十字，实为宋、元、高丽、明刻佛经之先河。"(《浙江图书馆馆刊》三卷三期)则中古期中，唐人刻书，固信而可征者已。

85. 近古文化之特征

然近古文化，岂无以异于中古乎？则又不然。列举其大，盖有五端：

其一，则国力之衰微与强大，杂沓而至也。此盖于宋元而征之！

宋自太祖接五代乱离，太宗曾北伐契丹，"自燕京城下军溃，北人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王铚《默记》页二二)。可知宋初已屈辱矣。以后二百年间，对北人常输岁币(《廿二史札记》卷二六"岁币"条)，具见其低首伛伛。赵翼云："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札记》二六"和议"条)叶适亦喟然而曰："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水心集》卷五《纪纲十一》)盖高宗南渡，崖山舟覆，初乃必然者也。

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一九云："康节先公尝言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朝可比。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专横，独夷狄为可虑。故有《观十六国》诗云：'普天之下号寰区，大禹曾经治水余。衣到敝时多虮虱，爪当烂处足虫蛆。龙章本不资狂寇，象魏何曾荐乱胡？尼父有言堪味处，当时欠一管夷吾。'"北宋弱势可想，况南宋乎？

但宋亡元继，国力则又勃然。曩曾谓唐讨日本，只刘仁轨一胜(中古卷 75

节)。然元人之攻日也,"辛巳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翻,鞑军半没于水。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惟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将士,咸陨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骷髅山。元贼又道自高丽,往攻倭,败尤甚。虏酋既归,几遭虏主所杀。并罚赔金银钞物,咸窘且怒。虏主又谋举攻之。耽罗国航倭甚近,鞑已夺据其国。运饷调兵于彼,为饷众窥倭之地"(郑思肖《心史》卷上,页六十七)。声势烜赫,亦可谓虽败犹荣,岂止于今日书之,而足以资吾民之感喟哉?

其二,则南方之开发,与北方之启发,仍相并而至也。

以北方言之,辽、金、元三代,决非中古史中五胡之比。辽太祖则用韩延徽,"营都室,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辽史》七四《延徽传》)。金灭辽而兴,则宋人且称之曰:"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灭。"(《宋史》四三六《陈亮传》)其在于元,忽必烈亦用耶律楚材"定赋税,草仪制,禁屠杀,进图书",时人比以为治天下匠(见陶九成《辍耕录》卷二、《元史》一四五)。则北方三大族,更迭开化,此固前世所无者也。其在南方,亦以康王南渡,世家从行,故南方益以华奂。陈亮语孝宗:"今卿将相,大抵多江、淮、闽、蜀之人。"《宋史》四〇六《崔与之传》论云:"唐张九龄、姜公辅,宋余靖,皆出于岭峤之南,而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尝择地而生贤?"罗大经曰:"巴邛闽峤,夙称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称'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又曰'汝颍多奇士,燕赵多佳人',其说拘矣。"(《鹤林玉露》卷四)南方之日繁荣,此诗人所以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叹,而金主亮所为起驻马吴山之羡者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云:"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耽逸,纵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有林升者题一绝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南人自道其盛也。《中兴御侮录》卷上(页二〇,粤雅堂本)云:"亮一日登扬州望江亭,指顾江山之胜,谓其下曰:朕不入浙,誓不反国。因改其亭曰:不归亭。赋诗于壁曰:万国车书久混同,江南何尚隔华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

山第一峰。"《心史》卷下(页七七)云:"北地称真定府最为繁华富庶。有南人北游,归而言曰:曾不及吴城十分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凉不足取。宜乎北人来南,遇有所见,率私欢喜嗟讶!"——此可以见宋元时代之南方矣。

其三,则中古时期所产生之思潮,至近古则混合为一也。

考中古思潮,首推儒、释、道,然《隋书·李士谦传》,有日月五星之别。唐咸通中,优人李可及,亦戏为三教论衡(详知不足斋本《唐阙史》卷下)。是三教者,盖尚鼎立。其在于宋,则三者混而为一,以为宋明理学之胚。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数十年"(《宋元学案》卷一三)。朱熹则辛弃疾吊之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妄言,始知道。万句千言,不能自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稼轩乐府》卷七(四印斋本)《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盖宋、元、明经学,实已集三教之大成。胡应麟曰:"宋初,邢昺等尚多以注疏传。至洛闽谈理,而经学迥别前代矣。"(《笔丛》卷三八)姚际恒云:"周、程、张、朱,皆出于禅。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四库提要》一二九)——宋儒理学之功,且莫证,然亦以见宋明人之言经,有以异夫汉唐人之说经,而更有异于清人之说经焉。——此亦文化史中一大事云。

近古学者,损耗精力于道学,较之宋之削弱,其害尤烈。例如太极无极之辨,实不过儒学之张冠李戴。朱彝尊《太极图授受考》云:"自汉以来,诸儒言《易》,莫有及《太极图》者。惟道家者流,著太极三五之说。唐开元中,明皇为制序。而东蜀卫琪,注《玉清无极洞仙经》,衍有'无极''太极'诸图。按陈子昂《感遇》诗云: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陈抟居华山,曾以无极图刊诸石。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乃方士修炼之术尔。相传抟受之吕岩,岩受之钟离权,权得其说于伯阳,伯阳闻其旨于河上公,未尝诩为千圣不传之秘也。元公取其图而转易之,亦为圜者四,位五行其中。更名之曰《太极图》,仍不没无极之旨。由是诸儒推演其说。"(《曝书亭集》卷五八)盖宋儒理学之出于释、道,而文以儒家之名,灼然无可疑也。包罗为一,所谓推陈出新者是也。皮锡瑞曰:"《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